• 外国诗歌丛书 •

兰波诗选

张秋红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imbaud
POÈMES CHOISIS DE RIMBAUD
本书选译自 Éditions Garnier 1983 年版

兰 波 诗 选
张秋红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4.125 插页 2 字数 52,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5327-1583-3/I·943
定价：6.10元

译本序

法国诗人阿尔蒂尔·兰波，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阿登省沙勒维尔，自幼聪颖过人，其早慧的才华使他中学里的师生大为惊异；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期间，三度离家出走，在极度贫困中写出一批具有独创性的诗篇；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间与诗人魏尔兰交往，后因发生冲突，在布鲁塞尔被魏尔兰开枪击伤，其散文诗《地狱中的一季》记录了这段失败的经历；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五年间，四处流浪，完成另一部散文诗《灵光篇》；此后即向诗坛告别，一八七六年参加荷兰外籍军团赴爪哇服役，一八八一年去亚丁港然后又往埃塞俄比亚经商达十年之久；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十日病逝于马赛，年仅三十七岁。

兰波在一八七一年五月给中学时代的修辞教师乔治·伊桑巴尔和友人保罗·德梅尼的两封信中提出了新的美学思想：诗人应该具有足以透视无限深处的慧眼，应该摆脱个人人格的束缚而成为“永恒”的代言人。

兰波自十五岁至二十岁短短五年的创作生涯所留下的大约一百四十首诗篇，凭借其不满现实的反抗激情与创造意境的奇异魅力，引起人们日益强烈的研究兴趣，对现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这位早慧又早夭的天才诗人不愧为象征主义运动的典范。

一八七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年仅十五岁半的兰波在寄给法国诗人泰奥多尔·邦维尔的信中表白：缪斯女神突然拨动了他的心弦；处于燃烧着希望与洋溢着梦幻的锦瑟华年，他开始倾诉他的爱、他的希望、他美好的信念和他视为诗人所特有的感受；他发誓永远热爱缪斯与自由这两位女神。《奥菲莉娅》就是这封信的附诗。

奥菲莉娅，原是莎士比亚于一六〇〇或一六〇一年首次公演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在莎士比亚这部最负盛名的悲剧杰作中，作为王子哈姆雷特的情人与首相波洛涅斯的女儿，奥菲莉娅这位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不仅以其温柔与纯洁令人陶醉，而且以其不幸的结局引人同情。她爱哈姆雷特，但不能理解这位为复仇而佯狂的王子对真理的追求，在哈姆雷特误杀了她的父亲后，一度精神失常，终于坠水而亡。奥菲莉娅这位可爱而又可怜的姑娘为历代文学家与艺术家带来灵感，兰波的《奥菲莉娅》也正是这种启发的产物。

这首诗，与其说是一首诗，毋宁说是一幅空灵隽永的图画，一支沁人心脾的乐曲。诗人展开想像的翅膀，飞翔在一千多年前引得繁星入梦的平静而阴郁的波涛上，以真实而具体的白描手法与细致入微的笔触，使宛如一朵圣洁的百合花似地飘然而去的雪白的奥菲莉娅跃然纸上。随着回荡在遥远的树林里的猎人的号角声，随着奥菲莉娅温柔而狂热的爱情唱起的浪漫曲的旋律，如泣如

诉的诗句展示了令人黯然销魂的画面，使人如临其境。透过晚风的亲吻、柳丝的垂泪、芦苇的鞠躬、睡莲的叹息与鸟翼的战栗所组成的一片神秘的歌声，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作者对女主人公无限的怀念与赞美之情。姿容如白雪般秀美的奥菲莉娅竟被大河卷走，渐渐隐去苍白的面影，诗人终于情不自禁，发出声泪俱下的呐喊。在不可遏止的倾诉中，无论山风的细语，还是树木的呻吟，无论发狂的大海的吼声，还是英俊的狂人的沉静，每一种现象，每一个事实，都显示出美好的信念：公正的苍天、永恒的爱情与顽强的自由并没有消失，而可怜的疯姑娘只是隐没在梦中而已。浮想联翩的诗人最后断言，他从金灿灿的星光下看见这圣洁的少女的活动，这更体现了爱的飞跃与希望的升华。

一八七〇年七月，因普鲁士王室利奥波特亲王觊觎西班牙王位可能导致普西联合反法而形成对法国的威胁，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七月十四日，

俾斯麦发表挑战性的埃姆斯电报，触怒法国政府。七月十九日，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德军攻势凌厉，法军节节败退。继梅斯要塞陷入重围后，八月三十一日，由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法军主力又被围困于色当。九月一日，法军突围失败；二日，拿破仑三世率十万军队投降。这场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巨大的不幸：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卖国政府同德国缔结《法兰克福和约》，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赔款五十亿法郎；五月二十八日，凡尔赛匪帮在普鲁士军队的援助下镇压了巴黎公社。

《幽谷中的长眠者》，兰波写于一八七〇年夏秋之交流浪途中的这首诗表现了反战的主题。诗人始而以细致入微的描绘渲染出留有战争创伤的环境：郁郁葱葱的幽谷虽然地处偏僻的角落，但仍未幸免于难，洒满阳光的绿茵因炮火的摧残而沦为一片褴褛般的草地；继而通过正在唱歌的闪着银光的河流、放射出光芒的太阳、天空中的云彩、小小的山谷四处弥漫的雾气与芳香所显示的大自然蓬勃的生机，反衬出一个张开了嘴，光着脑袋，

颈背浸在水田芥中的年轻士兵的可怜的形象，透露出对受了寒的像病孩子似地躺倒的主人公的深切同情；终而解开手压着胸口，一动也不动的安息者之谜：原来他的右胁有两个血红的枪眼。这个结尾画龙点睛，耐人寻味地揭露与控诉了那场战争的罪恶。

一八七一年八月，兰波给巴黎诗人魏尔兰寄去几首新诗，著名的十四行诗《元音字母》就是其中之一。魏尔兰读后极为赞赏，立即邀他去会晤："来吧，亲爱的了不起的孩子！"

这首诗是受波德莱尔《应和》一诗影响的产物。象征主义诗派的先驱把心理学中的"通感"引入诗歌创作，在表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同时，表现人自身各种感觉之间的关系：声音可以使人看到色彩，色彩可以使人闻到香味，香味可以使人听到声音，亦即声音、色彩与香味可以互相沟通，声音可以诉诸视觉，色彩可以诉诸嗅觉，香味可以诉诸视觉，这就为诗的表现力开拓了新的源泉。

兰波在当年五月十五日致保罗·德梅尼的那封著名的《通灵者书简》中提出，诗人应该找到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融合了香味、声音与色彩，囊括一切，足以把思想与思想联系起来，并引出意念，使心灵与心灵互相呼应。这首诗正是他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的一个标本。

兰波凭借飞动的神思与联翩的浮想，在这首诗中不仅别出心裁地为元音字母披上五彩缤纷的外衣，而且通过不同角度的观察与不同侧面的描绘，运用丰富奇巧的比喻与精妙双关的语言，赋予元音字母以形象与灵魂。两年后，诗人在《地狱中的一季》的《语言炼金术》一章中回顾自己的这一创造时，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儿童时代的兰波郁郁寡欢。他的父亲，一个祖籍普罗旺斯、热衷于旅行与冒险的军官，在他出生后不久就远赴克里米亚。他的母亲毫无商量余地的骄横与大业主女儿的顽固所引起的夫妻不睦最后导致了一八六〇年的决裂。父母的离异，家

计的困顿，环境的恶劣，特别是母亲的粗暴与专制，使他的孤独感与日俱增。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战争爆发，兰波被迫辍学；八月，独奔巴黎，因无钱购票而中途被拘；十月，在饥寒交迫中游荡于法国北部与比利时；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卖了表去巴黎，度过极度贫困的半个月；四月十九日，身无分文再去巴黎，正遇上巴黎公社的街垒战，目睹凡尔赛匪帮血洗巴黎的暴行。兰波在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三日致乔治·伊桑巴尔的信中表明：燃烧在他心头的怒火催促他去投入巴黎的战斗；又在两天后致保罗·德梅尼的著名的《通灵者书简》中附上诗篇《巴黎战歌》。

这就是《捉虱子的少女》这首诗中孩子的脑海里充满红色风暴的缘故。虽然餐风沐雨的流浪生活害得他浓密的头发落下露水，但他依然从白茫茫一片模糊的梦幻中迎来两位象征着复仇女神的捉虱子的少女。这两个又可爱又高贵的姐姐不仅给他带来家庭从未给过他的温暖，而且以无敌的指甲迫使象征世间害人虫的小虱子纷纷死亡。象

征着因一度被压抑而姗姗来迟的激情的“怠惰的酒”终于冲决毫无生气的麻木而涌上他的心头，使他因无限哀思而想痛哭一场又因获得慰藉而止住了眼泪。

兰波于一八七一年九月底赴巴黎与魏尔兰会晤，会晤前夕完成的《醉舟》这首象征主义杰作，技艺精湛而又意象新颖，是他最著名的诗篇之一。

《醉舟》所反映的实际上正是诗人在历史长河上的羁旅生涯，正是他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从这象征性的颠簸在世界大海中的人生之舟上，我们依稀看到这位早慧的天才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间流浪生活的烙印，听到动荡不安的艰难时世的回声。

兰波曾热烈歌颂并渴望投入战斗的巴黎公社在五月二十一至二十八日“流血周”中遭到凡尔赛匪帮的血腥镇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被敌人扼杀在摇篮之中，公社起义者纷纷遇害蒙难，约二万人被屠杀，近四万人被逮捕，七千人被流放。四个月

后，虽然时过境迁，岁月的流逝渐渐洗去淡红的血色与微漠的悲哀，但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斗士，那些艰难地开拓历史新纪元的“纤夫”却一直活在诗人的心坎里。当他从无动于衷的河上顺流而下时，他痛切地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向导了；五个月前，他曾热望做一个工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和他们一起战斗，一起前进。他以乱叫乱嚷的印第安人影射喧嚣一时的凡尔赛匪帮，又以残酷镇压斯巴达克思奴隶起义时把起义者一个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古罗马统帅克拉苏影射扼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对那些杀人犯的痛恨和对那些向导的深切怀念，而且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熙熙攘攘地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的人们的不屑一顾和对新生活、新世界的热烈向往，他这不同流俗的追求，这令他沉醉的梦幻，无异于一篇宣言：真正的生活不在这个唯利是图的世界上，而在别处，在另一个世界里。

巴黎公社的红色风暴燃起兰波对新生活的希望，鼓舞他驾起人生之舟驶向新世界的大海。作

为巴黎公社激烈的街垒战的见证者，他经历了风暴的洗礼，从此，他就沐浴在这海洋的诗篇中。然而，追求得热烈，痛苦得也就剧烈；象征着公社殉难者的沉思的溺水者一浮向水面，就勾起他惨痛的回忆，交织着爱与恨的心潮顿时涌起巨浪。历历往事，纷至沓来，他不禁触景生情，感慨丛生。他觉得自己熟悉这因闪电而破裂的天空，知道这龙卷风，这激浪，这狂澜，因为他了解这黄昏，这拂晓，他曾有幸见过别人未曾见过的事物；在他的信念中，象征着夭折了的巴黎公社的太阳，虽然落下去了，因神秘的恐怖而沾上污迹，但却照亮了长久的凝滞，那影响深远的斗争浪潮毕竟打破了历史的沉寂，引起整个旧世界的战栗。他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对那冰川、银白色的阳光、火光四射的天空与珠光闪闪的波涛发出由衷的赞美与欢呼。他沉醉在梦幻中，大海的壮观奇景使他惊叹不已。当溺水的人们穿过他脆弱的绳索下沉而长眠，他不免陷入哀思；想起一八七〇年七月爆发的普法战争，他立刻颤抖起来，对虽然设有古老的护墙但却

被可怕的战争破坏了安宁的欧洲，不由自主地涌起惋惜之情。

诗人展开想像的翅膀在宇宙间飞翔，面对恒星的群岛，面对极度兴奋的天空，他禁不住深情地呼唤未来的活力，但随即又感到惆怅：回首巴黎公社那转瞬即逝的晨曦，那顷刻间化为泡影的黎明，令人伤心的往事就害得他流下太多的眼泪；由于每一道月光都叫人难受，每一道阳光都引起悲哀，由于强烈的爱使他心头充满了令人陶醉的痴情，他简直痛不欲生，恨不得粉身碎骨，投入大海。在这悲痛欲绝的时刻，他的希望依然显示出像五月那翩翩起舞的蝴蝶一样脆弱的巴黎公社（起初生气勃勃但后来在五月的“流血周”中惨遭扼杀）的影子，流露出他对新世界雏形的深沉的眷恋之情。热血沸腾的大海那不断高涨的波涛消失了，眼前只剩下一片萧条的景象，然而，沉浸在落潮的忧郁中，目送着为谋利而熙来攘往的人们的足迹，诗人依然委婉地表现出去体验旗帜与火焰的骄傲的渴望，并透过对囚船那令人恐怖的目光的诅咒曲折

地发出对压迫忍无可忍、要继续抗争的呼声。

《醉舟》标志着这位从小立志把整个身心献给英勇的盗火事业的诗人在希望最初的激情中所保持的清醒的胜利。这首诗篇充满了奇特而巧妙的想像与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伴随着有意识的回忆，运用清晰与朦胧相交错的语言，深刻地揭示出复杂而变化万千的内心世界，不愧为兰波的代表作。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兰波在《灵光篇》完稿后即与诗歌永诀，从此四处飘泊，始而从戎，继而经商，足迹遍及欧、亚、非三洲；在十五年的冒险生涯中，他由朝气蓬勃的诗人蜕变成唯利是图的商人；他梦想成为富翁，结果却是虚度年华，碌碌无为。

兰波这悲剧性的结局启示我们：视财富为生命，奉金钱为神明，贪得无厌，利欲熏心，最终必将埋葬智慧，断送才华。胸无大志，纵然腰缠万贯，也不过是酒囊饭袋；财大气粗，倘若才尽血冷，亦无异于行尸走肉。缪斯的圣殿是容不得丝毫铜臭

的。不愿沉沦而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应该珍视崇高的历史使命，抵制外界的一切诱惑，克服自身的种种弱点，沿着正确的道路，努力攀登艺术的高峰。

张秋红

1992年11月18日于上海

目　录

送给孤儿的新年礼物

一

房间里一片昏暗；我依稀听见两个孩子忧郁
而轻柔的窃窃私语。
他们的头低着，依然因做着梦而在又飘动
又颤抖的又长又白的窗帘下显得沉重……
——外面怕冷的鸟群
在互相凑近，翅膀在天空灰暗的色调下变得迟钝；
新年，跟在雾的后面，任雪白的长裙
那波浪形皱褶拖在地上，带着泪痕
发出微笑，打着哆嗦引吭高歌……

二

在飘动的窗帘下，这两个小孩此刻
正低声说着话，就像大家在一个黑暗的夜间攀谈。
他们在谛听，沉思，像远处传来低语声一般……
每当从半球形玻璃钟罩里听到
晨铃一再敲出金属的老调
那金子般清脆的声音就打颤……
——后来，房间里一片冰冷……我看见
拖在地上的丧服分散在床的四周：
严冬那凛冽的北风正在门口
哀叹，朝屋子里吹来忧愁的气息！
我感到，在这一切之中，总少了某样东西……
——难道这两个小孩子竟失去母亲，失去那笑影
光彩照人、眼神得意扬扬的母亲？
难道她晚上竟忘了独自俯下身去拨旺
从灰烬中救起的一团火，忘了往孩子身上
添上鸭绒压脚被与毛衣，

然后离开孩子并向他们喊一声“对不起”？
难道她没有考虑到早晨的寒冷，
对着严冬凛冽的寒风竟没有紧紧地关上门？……
——思念母亲的梦，就是暖和的地毯，就是用棉絮
筑成的窝，让栖身在里面的儿女
像被枝丛所摇动的美丽的鸟群一样
坠入充满洁白无瑕的幻象的温柔的梦乡！……
——可是这里，——却像一个没有羽毛、
没有温暖、害得儿女又冷又怕、睡不着觉的巢，
这个窝可能因又凛冽又剧烈的北风而结冰……

三

你们心里已经明白：——这两个孩子失去了母亲，
家里没了母亲！——父亲偏又远离家门！……
——有个老女仆这时照料了他们。
这两个孩子孤苦伶仃地守在冰冷的家里；
啊，四岁的孤儿，一个令人愉快的记忆
如今在他们的思想中逐渐复苏……

就像祈祷时所数的念珠：
——啊！收到新年礼物的早晨，多么光彩夺目！
每人都从奇异的梦中看见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
看见那些闪闪发光的首饰、
金衣包装的糖果与玩具在旋转不止，
跳着有声的舞，然后躲到窗帘
下面去，然后重又出现！
早晨醒来，每个人都欢欢喜喜地起床，
巴望着吃好东西，揉揉眼睛……脑袋上
蓬着一头乱发，
眼睛就像在盛大的节日里那样放射着光华，
光着娇小的双脚
擦着地板走去，在父母的门上轻轻地敲……
进去了！……于是祝贺……
穿着衬衣，反复的亲吻，如愿以偿的快乐！

四

啊！那是如此动人，那些话说了这么多回！

——可是变化多大呀，从前的家：一堆
明亮的大火在壁炉里劈劈啪啪地响，
整个房间灯火辉煌；
出自大壁炉的鲜红的反光总喜欢
在涂过漆的家具上打转……
——衣橱竟没有钥匙！……竟没有钥匙，那衣橱！
那棕色里带黑的橱门每每引人注目……
竟没有钥匙！……真奇怪！……孩子们许多次
想像着沉睡在衣橱两侧木板中间的秘密，
总觉得从张开的锁的深处听见一阵
遥远的声音，一阵隐隐约约的欢乐的低语声……
——父母双亲的房间如今空荡荡：
门下面再没有任何鲜红的反光；
从此再没有父母，没有炉火，没有收起来的钥匙：
远去了，再没有亲吻，没有意想不到的赏心乐事！
啊！元旦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痛苦！
——当年辛酸的泪珠
从他们又大又蓝的眼睛里无声地落下，
他们依然在沉思中诋语："妈妈什么时候回家？"

五

现在，孩子们悲伤地坠入梦乡；
看见他们，你们一定会说，他们在梦中泪水直淌，
他们的眼睛肿得这么厉害，气喘得这么困难！
这些小小年纪的孩子心竟这么多愁善感！
——可是摇篮的天使却来擦干他们的眼睛，
并在这沉睡中安排了一个欢乐的梦境，
一个如此欢乐的梦境，以致他们的嘴唇半开半闭，
露出笑意，好像在悄悄地说某个秘密……
——他们梦见，向他们又小又圆的胳膊俯下身子，
他们向前伸出头去，显出醒来的美妙的姿势，
他们那茫然的目光正投向他们的周围……
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尽善尽美的天堂里安睡……
火焰正在充满光芒的炉中兴高采烈地歌颂……
从窗口他们看见那里有一片美丽的碧空；
大自然苏醒了，陶醉在曙光里……
因复活而感到幸福的半裸的大地

迎着太阳的亲吻快活得微微颤抖……
在这老屋里一切都显得鲜红而温柔；
深色的外衣不再盖满大地，
门下凛冽的北风归于沉寂……
好像有个仙女从这里飘然而逝！……
欣喜若狂的孩子们发出了两声欢呼……这时，
在母亲的床边，迎着一片美丽的玫瑰色的光芒，
这时，大地毯上，有样东西闪闪发亮……
那是些银像章，黑白交相辉映，
宛如珍珠与煤玉一般光彩鲜明；
那是些小黑框，玻璃圈，
上面刻着“献给我们的母亲”这几个金色的字眼！
…………

偶　感

在夏日蓝色的黄昏，我要去到山野间的小路上，
即使麦芒儿轻轻地扎我，我也要漫步在细草丛中：
虽然耽于沉思，我依然会感到我脚下绿茵的清凉。
我会任凭我这没戴帽子的头沐浴着晚风。

我纵然会默不作声，我纵然会什么也不去思量：
但那无限的爱情却自会涌向我的内心深处，
于是我想远去，走向远方，像个波希米亚人一样
走遍大自然，——宛如与一位少女结合那么幸福。

1870年3月

太阳与情欲

一

太阳这温存与生命的中心
向狂喜的大地倾注着热烈的爱情；
当我躺在山谷里，我感到大地
达到了结婚年龄，洋溢着血气；
它这因活力而隆起的广阔的胸脯
富于爱情如上帝，富于情欲如少妇，
它这孕育着元气与光明的胸怀
藏有林林总总的所有胚胎！

万物在生长，万物在向上！

——啊，维纳斯女神！

我沉痛地怀念那远古的青春，好色的林神①，
兽性的农牧神②，咬住爱的枝桠的皮层
并在睡莲丛中亲吻
山林水泽的金发仙女的诸神的年月！
我沉痛地怀念那绿树粉红色的血液，
大河的流水与世间的乳汁把一个世界安排
到潘③的血管中去的时代！
那时候，绿色的土地在他的山羊脚下突突直跳；
那时候，从容不迫地亲吻着他那声音清脆的排箫，
他的嘴唇在人间抑扬地吹出爱的庄严的礼赞；
那时候，站在原野上，他听见生气勃勃的大自然
正在四周响应着他的号召；
那时候，沉默的树丛摇晃着引吭高歌的林鸟，
抚慰着人类的大地，整个蓝色的大海
与所有的飞禽走兽正在上帝的怀抱里恋爱，恋爱！

---

① 林神，希腊神话中生着羊角及羊蹄的半人半兽神。
② 农牧神，出于罗马神话，人身羊足，头上有角。
③ 潘，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

我沉痛地怀念那伟大的库柏勒①的年月，
据说这巨人般的女神风姿绰约，
驾着青铜的大车跑遍壮丽的通都大邑；
她的一对乳房把无限生命的纯洁的乳汁
洒向无边无际的世界。
幸福的人类吮吸着她那备受赞美的乳液，
好像在她膝下玩耍的小孩子一样。
——人类纯洁而温顺，因为人类非常坚强。

不幸啊！现在人类居然说：
“我懂事了”，扬长而去，闭起眼睛，塞住耳朵。
——再也没有神灵！再也没有神灵！人类就是王，
人类就是上帝！爱情，这就是崇高的信仰！
啊！库柏勒，诸神与人类的伟大的母亲，
但愿人类依然把你的乳汁吸个不停；

① 库柏勒，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的女神，为天上万神与地上万物之母。

但愿人类没有把不朽的阿斯塔耳忒[1]撇下，
从前，这因波浪而香气袭人的情欲之花
在蓝色波涛那无边的光明中浮现，
露出她那引得浪花雪一般纷飞的粉红色的脐眼，
这目光得意扬扬、眼睛又大又黑的女神
让夜莺在林间引吭高歌，让爱情从心中发出歌声！

二

我信奉你！我信奉你！啊，神圣的母亲，
来自大海的阿佛罗狄忒！[2]——啊！道路如此艰辛，
自从另一个神把他的十字架套在我们的脖子里；
啊，情欲，石雕，鲜花，维纳斯，我信奉的正是你！
——是的，男子在广阔的天空下又丑陋又悲切。
他穿起衣服，因为他不再纯洁，

---

① 阿斯塔耳忒，腓尼基的丰产女神，又是保护自然增殖力量的月神，也是保护婚姻和爱情的女神。

② 阿佛罗狄忒，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与美神，在罗马，与夫妇爱情的保护神维纳斯合在一起。

因为他弄脏了自己骄傲的神像般的躯体，
他害得自己奥林匹斯山似的身子因肮脏的奴役
而发育不良，犹如把偶像投入火中一般！
是的，甚至死后，他都想侮辱绝色的红颜，
在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僵尸中苟且偷生！
——这偶像，你让她表现出那么多童贞，
你在她身上把我们上帝造人用的泥土——女人
奉若神明，为了让男子能够照亮自己可怜的灵魂
并在无限的爱情中从尘世的牢狱
慢慢地攀上当代的美女，
女子甚至不再会沦为娼妓！
——真是个成功的玩笑！世界正以伟大的维纳斯
那美妙而神圣的名义发出冷笑！

三

但愿曾经出现过的时代重又来到！
——因为人类已经完成了任务！人类已经扮演过
一切角色！因打碎偶像而疲劳的人类即将复活，

摆脱所有的神，迎着灿烂的阳光，
人类将探索宇宙，犹如来自天国一样！
理想这不可战胜的永恒的思想，
存在于形成肉体的泥土中的整个偶像，
将出现在人类的头脑里并激动不已！
一旦你看见这理想探测着整个天际，
啊，蔑视古老枷锁、摆脱任何恐惧的勇士，
你就会赶来把它引向神圣的救世！
——又辉煌，又绚丽，你将突然出现在大海
深处，把无尽的微笑里无限的爱
洒向广阔的宇宙！
世界将犹如巨大的竖琴一样颤抖
在无止境的亲吻引起激动之时！

——世界渴望得到爱：你会赶来使这种饥渴平息。

啊！人类抬起了自由而骄傲的头！第一位
美人那突如其来的光辉
害得情欲的祭坛中的神心儿突突直跳！

因现时的利益而快乐，因受过的痛苦而形容枯槁，
人类希望探测一切，了解一切！这思想，
这如此长久地透不过气来的良种牝马向前方
奔腾而去！它将知道为什么……！
愿它自由地飞跃，人类将获得信仰！
——为什么天空沉默不语，宇宙不可思议？
为什么金色的繁星像沙一样挤在一起？
假如一直往上升去，你在天上会看见什么呢？
上帝是不是正领着这一大群
在宇宙的恐怖中缓缓运行的星球？
广阔的天空所拥抱的所有这些星球
是不是正随着永恒的呼声颤动？
——而人类，会不会看见？会不会说"我相信"？
思想的声音是不是多于梦想？
人类出现得这么快，人生这么短促，
人类究竟来自何处？人类是不是沉没
在胚胎深深的海洋中，在无边无际的熔炉深处？
从那里，大自然母亲
这生气勃勃的女子会使人类复活，

让人类在玫瑰花丛中恋爱，在麦浪中成长……

我们竟无从了解！——我们实在受不了
愚昧无知与狭隘的空想的重负！
啊，母亲生下的丑陋的人们，
我们苍白的理智在我们眼前遮住了无穷的宇宙！
我们要看一看：——疑惑正在缚我们！
疑惑这忧郁的鸟正以翅膀打击我们……
——天际消失了影踪，一去不复返！……

…………

广阔的天空无遮无盖！奥秘在人类面前不复存在！
挺立的人类在富饶的大自然那无限的光辉中
把强有力的双臂交叉在胸前！
人类在歌唱……树林在歌唱，大河低声地唱起
一支充满幸福的飞向光明的歌！……
——这正是救世！这正是爱情！这正是爱情！……

四

啊，情欲的光辉！理想的光芒！
啊，爱情的春天，胜利的曙光！
在这曙光中，白皙的维纳斯与娇小的厄罗斯①
引得那些神与英雄在他俩跟前俯下身子，
他俩身上挂满了玫瑰那雪一般的花朵，
从女子与她们美丽的脚下初开的鲜花丛中掠过！
——啊，伟大的阿里阿德涅② 目送着忒修斯③
那阳光下的白帆从波涛上渐渐消逝，

---

① 厄罗斯，小爱神，希腊神话中最古老的神祇。

② 阿里阿德涅，希腊神话中弥诺斯与帕西法厄之女。起初大约是克里特的神祇。忒修斯到了克里特岛，要进入迷宫同牛首人身的怪物弥诺陶罗斯决斗。阿里阿德涅给了他一只线团。他把线头拴在门口，杀死怪物后，顺着线走出了迷宫，并带着阿里阿德涅一起逃走。但是阿里阿德涅在那克索斯岛睡觉时，由于某种魔力，忒修斯竟把他忘记而独自离开。

③ 忒修斯，希腊神话中雅典王埃勾斯和特罗曾公主埃特拉之子。

你在海岸上独自流泪，
啊，温柔而纯洁的姑娘，黑夜害得你极度疲惫，
你就别作声了吧！利西奥斯驾着紫葡萄
所点缀的金色的马车，由红棕色的豹
与爱开玩笑的虎拖着在弗里吉亚的田野上兜风，
沿着蓝色的河流把深暗的青苔染红。
——化为公牛的宙斯摇动着脖子上那像女孩一样
赤裸的欧罗巴①的身子，欧罗巴把她白白的臂膀
伸向这个在波涛中颤抖的神的青筋暴露的颈项。
他慢慢地向她投来茫然的目光；
她呀，任她苍白的如花的面颊被拉向宙斯的面容；
她闭上眼睛；在神圣的一吻中
她忍受着极大痛苦，低语的波涛以金色的浪花
像鲜花一样装饰着她那浓密的长发。

① 欧罗巴，希腊神话中腓尼客王阿革诺耳与忒勒法萨之女，为宙斯所爱。当她同她的女伴在海滨游戏时，宙斯化为一条白牛，缓缓走近欧罗巴，显得特别驯良。欧罗巴渐渐和白牛混熟，有一次她竟然骑到了牛背上，牛突然跳入大海，四足踏波飞奔。欧罗巴大声惊叫，但无法逃脱，只好紧紧地抱着牛颈。

充满柔情而耽于沉思的大天鹅
从粉红的月桂树与沙沙作响的忘忧树中间游过，
以洁白的翅膀拥抱着勒达①；
——当异常美丽的西普里斯②
挺起圆圆的令人陶醉的腰部，
骄傲地展示她那丰满而美妙绝伦的双乳
与那点缀着碧波的泡沫的雪白的腹部时，
——赫拉克勒斯③，作为征服了一个荣誉的强者，
巨大的身躯披着狮子的毛皮，

---

① 勒达，希腊神话中忒斯提俄斯之女，阿尔泰亚之妹，廷达瑞俄斯之妻。据传说，宙斯为勒达的美色所迷，就化为一只天鹅，趁勒达在欧罗塔斯河洗澡时同她幽会，结合后勒达生了波卢克斯、海伦、卡斯托耳与克吕泰涅斯特拉。

② 西普里斯，即阿佛罗狄忒。阿佛罗狄忒，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与美神，宙斯与海洋女神狄俄涅之女，又一说她是海水泡沫所生。她漂流到塞浦路斯岛的帕福斯，传说这儿是她从泡沫中诞生后出水登陆的地方，在帕福斯有著名的阿佛罗狄忒神庙。女神的表征物是她的一条神奇的腰带，在这条腰带中隐藏着她诱人的秘密。

③ 赫拉克勒斯，即罗马神话中的赫丘利。希腊罗马传说中最著名的英雄。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遵国王欧律斯透斯之命，杀死涅墨亚狮子，并取得它的毛皮。

态度又可怕又温和地走向天际！

笼罩着夏夜朦胧的月光，
赤身露体地站在布满青苔的林中空地上。
山林仙女在她那蓝色长发的凝重的波浪
所闪动的黄白相间的光辉里耽于遐想，
遥望着宁静的天空陷入沉思……
——雪白的塞勒涅①怯生生地任她的面纱
在好看的风信子的跟前飘动，
并在银色的清辉中吻了它一下……
——远处，清泉在长久的陶醉中流着泪水……
山林水泽的仙女，一只肘支在瓦罐上，正在思念
她的波涛所催促的英俊而皮肤白皙的青年。
——一阵爱情的微风从黑夜中飘过，
在神圣的树林中，在高大的树丛的恐怖中，
庄严地耸立着阴郁的大理石雕，
灰雀在这些石雕的神像头上筑起自己的巢，

① 塞勒涅，希腊神话中的月神。

——这些神正在谛听人类与无穷世界的声音!

1870年4月29日

奥菲莉娅

一

雪白的奥菲莉娅宛如一朵圣洁的百合花
漂流在引得繁星入梦的平静而阴郁的波涛上，
飘飘悠悠地远去，安眠中裹着长长的轻纱……
——她从遥远的林间听见猎人的号角声在回荡。

一千多年了，忧愁的奥菲莉娅素衣缟服的幽灵
从这漫长而忧伤的大河上飘然而去。
一千多年了，她温柔而狂热的爱情
迎着黄昏的微风悄悄地唱起她的浪漫曲。

晚风亲吻着她的胸脯，吹开她柔美的轻纱，

这花冠般的轻纱因波浪而舒缓地飘动；
微微颤抖的柳丝扑在她的肩头泪如雨下，
芦苇向她耽于沉思的高贵的面容频频鞠躬。

被碰伤的睡莲纷纷在她的四周叹息；
她偶尔从一株沉睡的桤木中唤醒
某个鸟巢，从巢中只听得翅膀一阵轻微的战栗；
——一片神秘的歌声于是从灿烂的繁星中降临，

二

啊，憔悴的奥菲莉娅！你有白雪般秀美的姿容！
你果然隐去影踪，姑娘啊，你竟被大河卷走！
——正是从挪威那高大的山峰上飘来的风
向你轻声地谈起顽强的自由；

正是吹拂着你浓密的长发的一阵微风
把奇怪的声音传向你沉思的灵魂；
正是从树木的呻吟与黑夜的叹息中，

你的心谛听着大自然的歌声；

正是发狂的大海的吼声，那无边的嘶哑的喘气声，
撕碎你这少女过于仁慈又过于温柔的心；
正是四月的一个早晨，有个可怜的狂人，有位英俊
而脸色苍白的骑士，坐在你的脚下，保持着沉静！

苍天！爱情！自由！可怜的疯姑娘啊，多美的梦幻！
你隐没在梦中，宛如雪融化在火中；
你庄严的幻影抑制住你的呼喊，
——可怕的无限偏又使你的蓝眼睛流露出惊恐！

三

——诗人说：借着繁星的闪光，
夜里你总来寻找你所采撷的鲜花；
他曾看见像一朵圣洁的百合花似地从波涛上
飘然而过的裹着轻纱安眠的雪白的奥菲莉娅。

绞死者的舞会

迎着黑色的绞刑架这殷勤的独臂汉子，
那些游侠骑士，那些骨瘦如柴的勇士，
萨拉丹①的那些骨架
纷纷跳起舞来，狂欢不止。

别西卜②老爷拉着他那些向天空作出怪相、
又矮小又肮脏的傀儡的领带，
拿一只旧鞋底往他们脸上打着耳光，
逼着他们随着古老的圣诞歌的乐声跳起舞来！

---

① 萨拉丹，素丹名，系弗雷德里克·巴尔布鲁斯，里夏尔·科尔·德·利翁与菲利普·奥古斯特之敌手。

② 别西卜，基督教《圣经》福音书中所载的众鬼之王。

这些撞来撞去的傀儡交叉起他们细长的臂膀：
风姿绰约的贵族小姐那往昔
紧紧裹起的像黑色管风琴一样轻快地跳动的乳房
在丑恶的情网中互相久久地碰撞不已。

乌拉！略显放荡的跳舞者，你们竟失去便便大腹！
你们居然跳得起来，露天舞台居然如此漫无止境！
嗨！叫人家再也闹不清你们是在打架还是在跳舞；
发了疯的别西卜偏又乱七八糟地拉起小提琴！

啊，坚硬的鞋后跟，你们的凉鞋永远穿不坏！
几乎大家都脱掉了皮外套；
其余的人也不怎么令人难堪，看起来并不愤慨。
颅骨上，大雪给戴上一顶顶白帽：

乌鸦一个跟头栽到这群有裂缝的头颅里，
一块肉在它们的瘦下巴前颤抖：
好像在凄惨的混战中比武的骑士
直挺挺地撞着纸板做的甲胄。

乌拉！朔风在骨瘦如柴的人们的舞会上呼啸！
黑糊糊的绞刑架像铁制的管风琴一样叫嚷！
狼群从紫色的森林中不断报以喧嚣；
天边，空中显出一片地狱般的红光……

喂，请痛骂这些苦着脸又假充好汉的滑稽人物，
他们竟用粗大的断手指把一串情网的串线
从苍白的脊椎骨上阴险地抽出：
死者啊，这里可不是隐修院！

啊！在这骷髅舞中，
一个被冲力带动的高大而又骨瘦如柴的狂人
忽然像一匹马直立起来一样跃向通红的天空；
他由于感到脖子上依然系着钢丝绳，

又把一个个小手指卷缩到他那与冷笑似的叫喊
一起格格作响的股骨上，
仿佛喜剧中的丑角回到临时木棚里一般，

顿时弹回到舞会中加入骷髅的合唱。

迎着黑色的绞刑架这殷勤的独臂汉子，
那些游侠骑士，那些骨瘦如柴的勇士，
萨拉丹的那些骨架
纷纷跳起舞来，狂舞不止。

对塔尔蒂夫[1]的惩罚

有一天，从他圣洁的黑色道袍下拨旺，再拨旺
他多情的心中的火焰，手上戴着手套，满脸喜气，
他显出极度的温顺，面色发黄，
张开掉了牙的嘴巴唾沫四溅地不断宣讲着教义，

有一天，他正一迭连声地“请大家一起祈祷”，——
一个恶人竟把他那装出温和相的耳朵猛地揪住，
对他进行了可怕的谩骂，又扯掉
他那圣洁的黑色道袍，露出他那微湿的皮肤！

啊，惩罚！……他的衣服都给解开了钮扣，

① 塔尔蒂夫，系莫里哀喜剧《伪君子》中的主人公，今已成为假信徒、伪善者的代名词。

那长长的一连串罪恶早已得到宽宥
但眼下偏又散开，圣塔尔蒂夫脸色煞白！……

他于是忏悔，祈祷，声音嘶哑，喘不过气来！
这家伙仅仅带走了他的领巾就万事大吉……
——呸！塔尔蒂夫居然从上到下赤身裸体

啊，九二年与九三年的先烈

"……七〇年的法兰西人，波拿巴主义者，共和主义者，请记住你们九二年的祖先……①"

——保罗·德·卡萨尼亚克

摘自《祖国报》

啊，九二年与九三年的先烈，
你们因亲吻自由而面色苍白，如痴如醉，
你们沉着镇静，用你们的木鞋
把压在整个人类头上与心上的枷锁踩得粉碎；

① 此引文发表于1870年7月18日的《祖国报》。7月10日，普法战争爆发。

啊，醉心于风暴的伟大的人们，
你们的心在褴褛的衣衫下因热爱而跳个不停，
啊，死神这高贵的情侣为了促使新生
而撒满所有古老的田野的士兵；

你们的鲜血洗去一切尊严所沾上的污迹，
瓦尔米的烈士，弗勒吕斯的烈士，意大利的烈士，①
啊，无数的眼神忧郁而温和的基督；

我们往日竟让你们与共和国一起坠入梦乡，
我们居然屈服于国王，如同屈服于棍棒。——

---

① 1792年9月20日，法国将军迪穆里埃同瓦尔米公爵克勒曼在瓦尔米战役中击败入侵的普鲁士军队，迫使普军撤出法国。

1794年6月26日，法国摩泽尔方面军司令儒尔当伯爵在弗勒吕斯获得决定性胜利，瓦解在默茨以西的奥军。

自1791年至1796年的意大利战役为法兰西共和国在意大利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卡萨尼亚克先生们终于又提起你们这些大大夫！

1870年9月3日作于马扎斯[1]

---

① 据甲桑巴尔云，此诗作于1870年7月17日。

在音乐会上

沙勒维尔车站广场

在这布置成一个个小草坪的广场上，
花木在广场中心的小公园里各得其所，井井有条，
所有缺乏灵感的资产者虽然热得难熬，
每星期四晚上却偏来显示他们唯恐失去的愚妄。

——军人的管弦乐队在公园中间
让筒形军帽随着短笛的华尔兹舞曲摇晃：
——四周前排坐满衣冠楚楚而举止可笑的青年；
公证人挂在自己表链那刻有姓名图案的饰物上。

戴着夹鼻眼镜的食利者强调指出那一次次走调：

虚胖而大腹便便的官僚纷纷带着自己的胖女人，
她们身边跟着一个个殷勤的向导，
这些女伴的镶褶透露出广告的气氛；

在绿色的长椅上，纷纷用精致的手杖在沙中
划来划去的退休香料商俱乐部
十分严肃地讨论着合同，
然后估出价钱，又说："总数！……"

一个挺着佛来米式大肚子的钮扣闪着光的阔佬
瘫坐在长椅上炫耀着全身的肥肉，
津津有味地抽着他的奥纳英①，一缕缕香烟
正从——你知道——这走私货中往上缭绕；——

那些流氓沿着绿茸茸的草地发出冷笑；
因长号的歌声而变得温情脉脉，
闻着玫瑰花的香气，十分天真的士兵们

① 奥纳英，原为法国北部近瓦朗西纳的一个市镇，此处系一种颇负盛名的耐火土制烟斗。

为了诱骗那些女仆正将婴儿抚摸……

——我呢，我像个大学生一样衣冠不整，
在青葱的栗树下尾随着那些机灵的小姑娘：
她们明明知道我跟在后面，却笑盈盈地回转身
向我投来完全藏不住秘密的目光。

我不说一句话：我不住地注视她们为浓密的头发
所簇拥的雪白的脖子上的肌肤；
从短上衣与脆弱的首饰下
凝望双肩的曲线后面那美妙绝伦的背部。

我不久又发现了她们的高帮皮鞋与长袜……
——我揣摩着她们的形体，因美好的渴望而激奋。
她们觉得我滑稽可笑，互相低声地说着话……
我突如其来的愿望竟紧贴她们的双唇……

维纳斯·阿纳迪奥梅娜

仿佛从白铁制成的绿棺材里，从旧浴缸中
一个发蜡涂得油光可鉴的棕发女子露出
一张迟钝而又愚蠢的面容，
显示出修饰得相当马虎的不足；

灰色的粗脖子、凸出的宽肩胛
与那凹进又突出来的短背相继浮现；
然后腰部的丰满似乎来了个飞跃发展；
皮下脂肪显得和平滑的叶片不相上下；

脊梁微微有点儿红，整体
有股异常可怕的味儿；我尤其注意
非得仔细观察的一些奇特之处……

腰部刻有两组字：克拉拉·维纳斯；
——这整个身子竟将肛门溃疡的大得出奇的臀部极丑地伸出并摇摆不已。

1870年7月27日

初　夜

——她几乎脱光了衣裳，
不知趣的大树丛
竟恶意地向玻璃窗
投下浓荫，紧紧地靠拢，紧紧地靠拢。

在我的大椅子上坐好，
半裸的她合起双手。
她那么细嫩，那么细嫩的娇小的双脚
因喜悦而在地板上颤抖。

——我凝视从灌木丛
透入的一缕蜡色光辉
像蝴蝶似地在她的胸脯上，在她的微笑中

飞来飞去，——宛如蜜蜂围绕着玫瑰。

——我亲吻了她那可爱的双踝。
她突然发出温柔的笑声，
这笑声化成清脆的颤音纷纷散开，
这水晶般的笑声可真动人。

那娇小的双脚往衬衣下躲藏：
“你到底有完没完！”
——一答应最初的鲁莽，
这笑声就假装在惩办！

——啊，在我的嘴唇下颤动的怪可怜的双目，
我温存地亲吻了她的眼睛：
——她把她那娇弱的头颅
向后一仰：“啊！这更叫人动心！……

先生，我有两句话要向你吐露……”
——我扑向她的胸脯留下一吻，

引得她笑逐颜开，发出
心甘情愿的令人陶醉的笑声……

——她几乎脱光了衣裳，
不知趣的大树丛
竟恶意地向玻璃窗
投下浓荫，紧紧地靠拢，紧紧地靠拢。

尼娜巧妙的回答

他——你的胸贴着我的胸，
　　嗯？我们
满鼻孔都是风，
　　可要走向美好的蓝色的早晨

那鲜艳的朝晖？那早晨让你们沉浸
　　在阳光的醉意中……
当整个因爱情
　　而沉默的打着寒战的树丛

从每一根树枝上，从稀疏的蓓蕾上流出
　　一滴滴绿色的露珠的时候，
我们面对袒露的景物

不禁感到肉体在颤抖：

你也许会让你白色的晨衣潜入
　　苜蓿丛中，
让天空那围住
　　你又大又黑的眼睛的一片蓝色变成玫瑰红，

作为钟情于田野的姑娘，
　　把你的狂笑
像香槟酒的泡沫一样
　　洒遍芳郊：

向我微笑，我会因陶醉而显得唐突，
　　我会就像这样紧紧
把你美丽的发辫抓住，
　　啊！——我会痛饮

你美味的覆盆子酒与草莓酒，
　　啊，鲜花般的肌肤！

向机灵的风微笑，那活跃的风像个小偷
　　将你吹拂，

向亲切地纠缠着你的犬蔷薇花
　　显出满面春风；
啊，神魂颠倒的娇娃，
　　到处向你的情郎露出笑容！……

…………

啊，十七岁！你会交上好运！
　　啊！辽阔的牧场，
温情脉脉的广袤的乡村！
——你呀，请更靠向我的身旁！……

——你的胸口贴着我的胸口，
　　结合起我们的声音，
慢慢地，我们就会达到小山沟，
　　继而进入大树林！……

然后，像个累倒了的小姑娘，
　　怀着如醉如痴的心灵，
你会叫我把你抱起来，半闭上
　　眼睛……

在野外小路上
　　我会抱起心儿突突直跳的你；
飞鸟会把自己的行板拖长：
　　“在榛树丛里……”

我会在你的嘴边向你倾吐衷肠；
　　我会紧贴着你的玉体
一往无前，你像个自由人安顿睡下的孩子一样，
　　因在你白皙

但又具有玫瑰红色调的皮肤下奔流的高贵的血
　　而陶醉；
我会对你吐露我灵魂深处的一切……

啊！……——这你心领神会……

我们的大树林会感到充满了活力，
　　太阳
会把纯金的外衣
　　披向树林鲜红而绿的崇高的梦想。

…………

黄昏？……我们将继续踏上
　　发白的道路，
这道路像吃草的羊群一样
　　在闲逛中伸展，紧紧围住

那青草萋萋的长满弯弯曲曲的苹果树的散发出
　　一片芬芳的果园！
啊，我们将强烈地感到，走了整整一里路，①

① 此系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我们依然在果园那浓郁的香气中间

我们将回到那半暗的天空
　　所笼罩的村庄；
那里从晚风中
　　将飘来乳香；

那里将散发出牛栏的气息，
　　那牛栏满是热的粪肥，
满是慢节奏的呼吸，
　　满是因某种光辉

而变成白色的巨大的背部；
　　正是那里
有头高傲的母牛将每走一步
　　就拉屎……

——那里有老大娘
　　向祈祷书

伸长的鼻子和她的眼镜；那里有加上
　　铅箍的啤酒壶

在雾气腾腾、
　　肆无忌惮的大烟斗中间
起着泡沫：那些可怕的厚而突出的下唇
　　直往外冒着烟，

突然咬住餐叉上的火腿，
　　一口咬了许许多多；
那里有照亮衣柜
　　与小床的炉火。

那里有胖孩子
　　油腻发亮的臀部，
他跪在地上，往带把儿的杯子里
　　把他的白脸蛋遮住，

有个以和蔼的口气嘀咕着的鼻尖正在抚爱

他的白脸蛋，
并细舔着亲爱的小孩
那滚圆的脸……

…………

还有位又黑又高傲的老太婆
正在椅子旁边
纺纱，面对着燃烧中的炭火，
显出丑陋的侧面；

亲爱的，当明亮的火焰
照耀着灰暗的玻璃窗，
我们从那些简陋的小屋中将看见
多少景象！……

——你再听，在那鲜艳的紫丁香丛中
有一整窝小小的雏鸟，
玻璃窗藏起了影踪，

雏鸟正在那里欢笑……

你就来吧，你就来吧，我爱你！
　　那实在可爱。
你就来吧，不是吗，甚至……

她——那儿可有我的写字台？

1870年8月15日

饿慌了的孩子们

雪与雾中，一片忧愁，
在发亮的大气窗口，
　　他们撅起圆圆的屁股，

跪在地上，五个小孩子，——啊，真不幸！
看面包师傅
　　做着金黄色的沉甸甸的面包……

他们看见那强有力的白手臂
揉着灰色的面包，又把面包送到
　　一个明亮的洞里去。

他们听那美味的面包正在烘。

那面包师傅满脸堆着笑容，
　　唱着一支古老的歌曲。

他们缩成一团，迎着像胸脯
那么暖和的红彤彤的气窗的微风，
　　谁也不动一动。

当响起半夜十二点的钟声，
面包师傅取出那有花纹
　　而又闪闪发光的黄黄的面包；

当香喷喷的面包皮
和那些蟋蟀，
　　在被烟熏黑的梁下合唱；

当那热烘烘的洞给生活送来温暖的气息，
他们那褴褛衣衫下的灵魂
　　如此欣喜若狂，

他们依然感到生活如此愉快，
这些浑身是霜的可怜的小孩，
——他们都在那里，

把他们粉红色的小脸
紧靠着铁栅栏
　　对那些洞中间的东西赞颂不已，

可是把腰弯得非常低，——好像在祈祷一样……
向着重新开放的天空的那片光芒
　　收起了身子，

——他们如此用劲，以致绷破了短裤，
以致白色的襁褓迎着冬日的寒风
　　微微颤动……

1870年9月20日

离奇的遭遇

一

你真不老成持重，当你已有十七岁。
——一个美妙的黄昏，啤酒，柠檬水，
灯火辉煌、人声嘈杂的咖啡馆，都见鬼去吧！
——你去到散步的地方那郁郁葱葱的椴树下。

椴树丛在六月的良夜里散发出一片芬芳！
空气到处都那么香气袭人，以致我闭上双眼；
传来满耳喧闹声的风，——城区并不远，——
送来一阵阵葡萄香，一阵阵啤酒香……

二

啊，你瞥见小小的一片昏暗的天空，
这天空为一根小树枝所围绕，
布满冷淡的星星，这星星与轻柔的颤动
融为一体，又苍白又小……

啊，六月之夜！十七岁！——你不禁感到兴奋。
活力来自香槟酒，冲上你的头……
你胡思乱想；你觉得双唇上有个吻
这时正在颤抖，犹如一头小牲口……

三

这颗心经过种种离奇遭遇发狂地爱上罗宾娑娜，
当一位举止谦恭而优雅的少女
在她父亲衬衫上那可怕的活硬领的保护下

从有反射镜的暗淡路灯的微光中走过去……

由于发现你非常天真，
她在任她那双娇小的高帮皮鞋小步快跑时
警惕地以敏捷的动作转过身……
卡伐蒂那①于是从你的双唇间消逝……

四

你堕入了情网。直到八月你才受到赞许。
你堕入了情网。——你的十四行诗使她高兴。
你所有的朋友都走了，你感到没趣。
——有个黄昏你爱慕的少女终于给你写信！……

——那天晚上，……——回到灯火辉煌的咖啡馆，
你要了几杯啤酒或柠檬水……
——你真不老成持重，当你散步的地方长满

① 卡伐蒂那，系歌剧的一种咏叹调。

郁郁葱葱的椴树，当你已有十七岁。

1870年9月29日

幽谷中的长眠者

这是个郁郁葱葱的偏僻的角落，有条河正在歌唱，
发狂地缠住一片褴褛般的草地，
闪着银光；太阳从高傲的山上放射出光芒；
这是个小小的山谷，阳光中弥漫着雾气。

一个年轻的士兵，张开了嘴，光着脑袋，
颈背浸在鲜艳的青青的水田芥中，
酣然入梦；他直躺在草地上，面对着云彩，
从他那洒满阳光的床上露出苍白的面孔。

双脚伸在菖兰丛中，他睡着了。他的微笑
宛如一个生病的孩子的笑容，他睡上一觉；
大自然啊，请热情地抚慰他吧；他受了寒。

芳香没有引得他的鼻孔微微颤抖；
他安息在阳光下，手压着胸口，
一动也不动。他的右胁有两个血红的枪眼。

1870年10月

在绿房子小酒馆

一星期来，我在路上的碎石间
磨破了高帮皮鞋。我来到了夏尔鲁瓦城。
——在绿房子小酒馆，我要了些面包片，
这面包片涂着黄油，夹着火腿，半温半冷。

最幸运的是，我往绿色的桌子下
伸直了双腿，把主题非常朴素自然的挂毯
端详了一番。——这真叫我心里乐开了花：
乳房丰满、目光炯炯有神的侍女笑容满面，

——这姑娘，吻她一下该不会叫她难堪！——
给我端来一只彩色的餐盘，
盘子里的面包片涂着黄油，夹着微温的火腿，

那白里透红的火腿散发出大蒜瓣的香味，
她又把啤酒给我斟了满满的一大杯，
那泡沫映出夕阳金色的余晖。

1870年10月

大　　潮

在棕色的餐厅里，飘来
一阵清漆与水果的幽香，
我随意点上一盘叫不上名字的比利时菜，
安安逸逸地坐在大椅子里，好不舒畅。

我一边吃一边听时钟的声音，——又平静又幸福。
厨房开了门，飘出一阵风来，
——侍女来了，我不知为什么缘故，
她的头发如波浪一般，她的头巾一半儿散开，

一边用颤抖的小手指抚摩着自己的面容，
抚摩着一片白里透红的桃子般的毛茸，
一边孩子气地撅起嘴唇，

她安排着一盘盘菜，就在我身边，好让我陶醉；
——然后，就这样，——当然，为了亲个嘴，——
轻声地说："亲一亲吧，我面颊上有点儿冷……"

1870年10月于夏尔鲁瓦

餐具橱

这是一只雕花的大餐具橱；深色的橡木
十分古老，显出老人那种如此温文尔雅的样子；
餐具橱敞开着，从它的阴暗处
像一片陈酒那样涌出动人的香气；

只见装得满满的一堆乱七八糟的陈旧的衣物，
里面有又香又黄的床上用品，有褪色的花边，
有女人或孩子的皱巴巴的衣服，
有祖母的方围巾，上面印着一群雨燕。

——从橱里，你会找到一枚枚大纪念章，
一绺绺白发或金发，一幅幅画像，
一朵朵枯花，那花香里夹着水果的清芬。

——啊，旧日的餐具橱，你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情，你也许要讲讲你的故事，当你又大又黑的两扇门慢慢地打开的时候，你发出轻微的声音。

1870年10月

我自由自在的生活（幻想）

我四处漫步，双手挤破了口袋；
我的外套也变得美妙绝伦；
我走在世界上，啊，诗神！我是你忠诚的友人；
啊！就在这里，这里！我梦见过多少辉煌的情爱！

我唯一的短裤扯了个大洞。
——啊，爱幻想的小拇指①，我在奔跑中吟着诗。
我的客栈在大熊星座里。
——我的星辰让一片轻柔的沙沙声传遍天空，

我坐在路边，谛听着我的星辰悦耳的歌谣，

① 小拇指系贝洛同名童话中的主人公。

在这九月的良夜里，我感到
有一颗颗露珠滴在我的脸上，宛如烈酒一样；

在这神奇的夜色中，我吟起诗来；
我的一只脚就在我的心旁，
我于是像拨动琴弦般拉起受伤的皮鞋的松紧带！

乌　鸦

啊，上帝，当草地寒气袭人，
当疲惫的小村庄的上空，
三钟那悠长的钟声潜去影踪……
请让亲爱而令人快乐的乌鸦群
从广阔的云天
扑向花朵凋谢的大自然。

啊，厉声大叫的奇异的队伍，
寒风正袭击你的窝！
沿着发黄的大河，
向着竖起古老的十字架的道路，
向着沟渠，向着偏僻的所在，
请散开，请重新集合起来！

眼下正是冬天，不是吗，请盘旋
在法兰西的田野上，
在前天的死者安息的地方，
让每一个过路人都重新思考一番！
请为了义务而大喊大叫，
啊，我们阴郁的黑鸟！

啊，天上的圣徒，
橡树宛如消失在入了迷的夜晚里的桅杆，
请在橡树的顶端
留下这些五月的莺，
在它们的眼里，在树林深处，
在无法逃脱的草丛中维系着毫无前途的失败。

农牧神头

在这透出点点金光的绿色珠宝匣似的浓荫下，
在这任热烈而挤破精致刺绣品的亲吻酣然入梦、
开满五彩缤纷的鲜花
而又变化不定的树丛中，

惊慌失措的农牧神露出双眼，
用洁白的牙齿咬着一朵朵红花。
他那像陈酒般血红而又发黑的嘴唇间，
只听得一阵阵大笑声爆发在枝丛下。

当他宛如松鼠一样潜去踪影，
他的笑声依然随着每一片绿叶而战栗，
只见被灰雀所惊动的树林
那完美的亲吻正耽于沉思。

晚　　祷

我像个剃须匠手里的天使，
坐在仿佛抓不着的白帆一般
鼓起来的天空下，看着弯成弓形的脖子与小肚子，
手里抓着有深深凹槽的大啤酒杯，嘴里叼着一支
　烟。

犹如一个哥伦比亚老人那热乎乎的排泄物，
无数梦幻在我的内心深处引起一阵阵灼热感；
接着，不时地，我愁闷的心就仿佛
被刚落下的可贵而忧郁的花所映红的边材一般。

当我细心地收起我的梦幻的时候，
由于喝了三四十大杯啤酒，

我转过身，集中心思去满足这强烈的需要：

快活得就像雪松与海索草的上帝，
我向着非常高又非常远的暮色苍茫的天空撒尿，
高大的天芥菜竟丝毫没有异议。

巴黎战歌

春天分明已经来临，
因为梯也尔与皮卡①的赃物
从绿荫如盖的花园府邸的中心
暴露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目！

*

啊，五月！何等疯狂的光屁股②！

---

① 梯也尔(1797—1877)，一八七一年二月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三月至五月调动军队无情镇压巴黎公社起义。

皮卡系梯也尔内阁成员，其财产为巴黎公社所没收。

② 指炸弹。其时梯也尔正轰炸巴黎城郊。

啊，塞夫尔，巴涅，阿尼埃尔，默东，
请听听那些受欢迎的人物
播下春天的花种！

*

他们有的是达姆达姆鼓、筒状军帽与马刀，
用不着什么点蜡烛的旧灯笼，
湖面上卷起血红的波涛，
从来没有出过海的小快艇如今直往前冲①！

*

当这些磨光而没有刻面的黄澄澄的宝石②
纷纷坠落在我们简陋污秽的住所上的时候，
迎着别具一格的晨曦，

① 凡尔赛军队于1871年5月15日占领布洛涅树林。
② 指炸弹。

我们可得破天荒第一次痛痛快快地享受享受!

*

梯也尔与皮卡都是些废物,①
这些偷天芥菜的无能之辈
只会用火油学着柯罗②画图:
瞧,他们的军队正捕杀鳃角金龟……

*

他们可真熟悉重要的窍门!……
法夫尔③躺在菖兰丛里
正眨着眼睛,涕泪纵横,
对着胡椒粉用鼻孔吸气!

---

① 原文"厄洛斯"系希腊宗教里的爱神,此处系双关语。
② 柯罗(1796—1875),法国十九世纪风景画家
③ 法夫尔(1809—1880),其时为外交部长,被梯也尔派去同俾斯麦缔结最后和约。

*

这伟大的都城的马路已经发热，
尽管你们浇下一阵阵暴雨般的火油，
但我们依然得指着你们所扮演的角色
毫不犹豫地把你们痛骂不休……

*

那些长久地蹲在地下
却又神气活现的俗子凡夫①
只会听见一根根枝桠
在红色的进击中粉身碎骨！

① 指1871年初选出的国民议会，它与巴黎公社为敌。

巴黎的狂欢

——巴黎人又多起来了

啊，懦夫，那就是都城！你们就向车站涌去吧！
太阳以火热的肺为有个黄昏
挤满野蛮的人们的林荫大道付出了代价。
那就是坐落在西方的神圣的都城！

去吧！你们将比涌回的烽火先到，
那就是沿河马路，就是林荫大道，就是耸向光焰
四射的微蓝的天空、有个黄昏笼罩
在炸弹引起的红光下的一座座宫殿！

请向木板的壁龛里藏起这死气沉沉的王宫！

惊慌失措的旧日唤醒你们的目光。
这就是那群红棕色头发的髋部突出的拈线女工：
发狂吧，倘若手足无措，你们就会显出滑稽相！

啊，争吃果羹的发情的一大堆母狗，
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呼声正要求你们回府。
飞奔吧！痛吃一顿吧！涌向街头
并有严重痉挛的欢乐之夜来了。啊，忧愁的酒徒，

痛饮吧！当强烈而疯狂的光芒
射来，从你们左右寻找奢侈享受的时候，
你们对着酒杯可别一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响，
眼睛望着白蒙蒙的远方，只由着口水空流，

为了那扭着屁股的不要脸的皇后，大吃大喝吧！
请听这一阵阵愚蠢而叫人难受的打嗝！
请听这些爱发牢骚的傻瓜
在灯火通明的夜晚跳跃，啊，奴才，傀儡，老头儿！

啊，可怕的老饕，无耻之尤，
吃得更凶些吧，臭不可闻的贪杯之徒！
这些桌上正放着引起不堪入目的麻木的酒……
啊，胜利者，你们的肚子里包含着耻辱！

请用烈性毒药浸湿你们脖子上的绞索！
请张开你们这叫人极端厌恶的鼻孔！
诗人把交叉的双手压在你们孩子般的颈背上说：
"啊，胆怯而残忍的人们，请赶紧发疯！

只因你们搜寻女人的肚子，
你们就依然怕她在害得你们那不光彩的一群小孩
由于一阵可怕的压迫而在她的胸脯上窒息之际
不禁发出惊叫，痉挛起来。

啊，梅毒患者，疯子，作腹语者，傀儡，大王，
你们的瘫软与毒药，你们的肉体与灵魂，
这对滥献殷勤的巴黎又能有什么影响？
一触即怒的败类啊，巴黎自会因你们而打起精神！

一旦你们沉沦，因饥肠辘辘而唉声叹气，
双胁不能动弹，为讨还你们的钱而狂乱，
这脸红而胸脯丰满的妓女就会使你们措手不及，
为斗争而握起她那有力的双拳！

当你的双脚曾经在愤怒中那么厉害地抖动，
啊，巴黎！当你受到那么多屠刀的蹂躏，
当你因你明亮的双眸中
留住浅黄褐色的春天的一点儿仁慈而呻吟，

啊，悲痛的都城，啊，几乎死去的都城，
你的头颅与一对乳房竟被人向未来抛去，
那未来正向你苍白的面容打开无数财富的大门，
啊，阴郁的往昔也许会赞美的老城区；

啊，再度陷入深重的苦难的肉体，
你竟重又狂饮可怕的生命！
你感到青灰色的蛆像涨潮似地来到你的血管里，

冰冷的手指玩弄着你光明磊落的爱情！

这并不坏。你这些蛆，你这些青灰色的蛆决不会
使你进步的呼吸感到困难，
犹如林鸮并没有使那任星光闪闪的泪水
从蓝色的台阶上落下的女像柱的眼睛变得暗淡。”

虽然看到你这副模样
使人不快；虽然从来没人把一座城市
变成绿色的大自然中比你更加臭气熏天的溃疡，
诗人依然告诉你：“你的美丽真是无与伦比！”

风暴已经使你最重要的诗篇显得神圣；
暴力这巨大的骚动给你以援助；
你的使命在沸腾，死亡在怒吼，啊，优秀的都城！
请把这隐隐约约的军号声积累在内心深处！

诗人自会理解那些无耻之徒的哭泣，
那受苦受难的人们的仇恨，被诅咒的人们的呼声；

他爱的光辉自会鞭打那些女子。
他的诗句自会纷纷跳起来："来了！来了！强盗们！"

——啊，社会，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狂欢节在老妓院向旧日嘶哑的喘气声表示哀悼，
狂热的煤气却在发了红的城墙上
向着灰白的天空不祥地燃烧！

1871年5月

让娜·玛丽的双手

让娜·玛丽有一双强劲的手，
一双被夏日的骄阳晒得黑透的手，
一双像死者的手那么苍白的手。
——这难道是朱安娜的手？

这双手难道曾经从享乐的水潭中
捞起过榛色的乳油？
这双手难道曾经在晴朗的池塘
那溶溶的月色里浸过？

这双手难道曾经从野蛮的天空下
享受过动人的双膝上的安宁？
这双手难道曾经卷过雪茄烟

或买过钻石首饰?

这双手难道曾经使金黄色的花朵
在圣母马利亚火红色的双脚上枯萎?
正是颠茄那深色的血
在这双手心里爆开并安睡。

是捕捉那向着蜜腺
展开曙光般发青的双翅
并嗡嗡作响的飞虫的女猎人的手?
还是滗析毒药的女子的手?

啊! 在伸懒腰打呵欠的时候
怎样的梦抓住了这双手?
是亚洲、蒙古
还是犹太的一个闻所未闻的梦?

——这双手没有卖过橙子,
也没有在神灵的双脚上变黑;

这双手没有洗过双目失明
而又笨拙迟钝的小孩子的襁褓。

这不是表姐的手，
也不是长着被一轮因柏油而陶醉的太阳
在发出工厂的强烈气味的树林里
所晒黑的胖脸的女工的手。

这是压弯脊背的女子的手，
这双手永不作恶，
比机器更注定倒霉，
比整个一匹马更有力！

像烈火一样抖动，
整个儿战栗不已，
这双手的肌肉唱起《马赛曲》，
却决不唱任何哀歌！

啊，坏女人，这双手也许会紧扼

你们的脖子；啊，高贵的女人，
这双手也许会磨碎你们的手，
你们这搽满白粉与胭脂红的可耻的手。

这双多情的手的光芒
引得善良的人们转过头来！
向着这一双双手的兴致盎然的海洋
伟大的太阳洒下一片红色！

群氓的污点
使这双手像昨日的深处一样黑；
这双手的背部
正是每一个骄傲的反抗者都吻过的地方！

穿过起义的巴黎，
在枪林弹雨里，
迎着充满爱的伟大的太阳，
这双令人赞叹的手竟失去了光芒！

啊！偶尔，啊，神圣的双手
向着你的双拳，啊，引得我们曾一度清醒的双唇
颤抖不止的双手，
具有明晃晃的环节的一条锁链发出呼声！

啊，天使的双手，
当我偶尔想把你拖出来
却害得你一个个手指鲜血直流，
我们的生命就出现一次不同寻常的惊跳！

元音字母

黑A，白E，红I，绿U，蓝O：啊，元音字母，
我总有一天会说出你们潜在的出身：
A，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周围以大炮般的吼声
隆隆作响的苍蝇的毛茸茸的黑色紧身服，

笼罩着阴影的海湾；E，天真的汽船与天篷，
骄傲的玻璃商的矛，清白的国王，伞形花的战栗；
I，绯红，完全相像的血统，愤怒时
或忏悔的陶醉中美丽的嘴角的笑容；

U，循环，碧海神奇的震荡，
布满牛羊的牧场的安宁，勤勉而广阔的前额上
由炼金术印下的皱纹的平静；

O，发出满耳古怪的尖鸣声的至高无上的军号，
被人间与天使所打破的寂寥：
——啊，奥梅加，她那对眼睛的紫色的光昕！

粉红色的星星……

粉红色的星星在你的耳朵深处痛哭，
白茫茫的无穷宇宙从你的颈背滚向你的腰部，
橙黄色的大海在你鲜红的胸脯上沁出水珠，
愤怒的人类在你至高无上的胁部血流如注。

捉虱子的少女

当孩子那充满红色风暴的脑海
恳求着白茫茫一片模糊的梦幻，
两个长着带有银白色指甲的柔弱的手指的又可爱
又高贵的姐姐来到他的床边。

她们让孩子坐向窗口，
透过敞开的窗子只见碧空笼罩着一堆鲜花，
她们伸出迷人而富于激情的纤手，
抚摸着他那落下露水的浓密的头发。

他谛听着她们惶恐的呼吸的歌声，
这呼吸久久发出来自植物的玫瑰红蜜的香味，
这呼吸有时因一阵嘘声而停顿，

这嘘声意味着渴望亲吻或唇上正收回口水。

他听见她们黑色的睫毛在香气袭人的宁静下
拍打着；她们那电流般的温柔的手指
迫使小虱子的死亡迎着她们无敌的指甲
在他毫无生气的麻木中劈啪作响，爆裂不止。

于是，也许会发狂的口琴的悲歌，
那怠惰的酒涌上他的心头；
孩子感到，依据舒缓的抚摸，
哭泣的愿望不断地产生又化为乌有。

醉　舟

当我从无动于衷的河上顺流而下时，
我感到自己再也没有纤夫在引路：
乱叫乱嚷的印第安人早已把他们作为靶子，
一个个赤裸裸地钉向彩色的支柱。

我全不把所有的船员，这些运送
英格兰棉花或佛来米小麦的人放在心上。
当这阵喧闹和我那些纤夫一起失去影踪，
大河已经让我漂到我向往的地方。

在潮水发狂的汩汩声中，那年冬天，
我呀，比孩子的头脑更麻木不仁，
居然往前赶路！那些半岛犹如船儿纷纷解了缆，

简直没有忍受过更得意扬扬的噪声。

风暴曾为我航海念头的觉醒祝福。
比一把干草更轻盈，我曾在永远地把牺牲品
席卷而去的波涛上跳了十夜的舞，
毫不惋惜风灯那傻里傻气的眼睛！

比孩子们眼里带酸味的苹果更甜蜜的绿波
闯入我冷杉木的船体，
驱开了四爪锚，驱开了舵，
为我洗去呕吐物与蓝色的酒迹。

从那时候起，我就沐浴在海洋
这乳白色的香没青天、
浸透繁星的诗篇中，偶尔有个沉思的溺水者浮向
灰白而狂喜的吃水线；

突然，把耀眼的阳光下那无际的碧波，
那极度的兴奋与那缓慢的节奏染得一片昏黄，

比酒精更强烈，比我们的诗情更广阔，
爱情这痛苦的浊流涌起了巨浪！

我熟悉这被闪电划破的天空，我知道
这龙卷风，这激浪，这狂澜，我了解
这黄昏，这宛如一大群白鸽般的狂热的拂晓，
我偶尔见过人类似乎见过的一切！

我见过这因神秘的恐怖而沾上污迹，
照亮长久的紫色的凝滞的低垂的太阳，
我见过这远远地卷起百叶窗般的战栗，
宛如十分古老的悲剧的演员似的波浪！

我梦见飘起令人眼花缭乱的雪片的绿色的夜晚，
从大海的眼前渐渐升起的亲吻，
闻所未闻的液流的循环，
放声歌唱的磷那黄蓝相间的欢腾！

我曾经整月整月地跟随向暗礁

猛攻的仿佛歇斯底里大发作一般凶狠的波澜，
从不考虑玛丽那发光的双脚
也许会碰伤气喘吁吁的大洋的鼻尖。

你可知道，我撞过难以置信的佛罗里达，
它居然把人皮豹的眼睛和花朵
混在一起！那像海平线下拉住青绿色马群的缰绳
一般张紧的彩虹，我也撞过！

我见过巨大的沼泽的骚动，
那害得整整一头巨兽在灯心草丛中腐烂的罗网！
我见过风暴前后的平静中大海的日暮途穷
和那纷纷堕向深渊的远方！

啊，冰川，银白色的阳光，火光四射的天空，
珠光闪闪的波涛！听任巨蛇受尽臭虫的熬煎，
从散发出忧郁的芳香的扭扭弯弯的树丛中
纷纷坠落的棕色海湾深处那可怕的浅滩！

我简直想让孩子们看到碧波间
这些唱歌的鱼，这些金色的鱼，这些鲷鱼的形象。
——一朵朵浪花曾摇荡我随波逐流的船，
不可名状的风又不时给我添上翅膀。

有时我因飘泊于天涯地角而受尽折磨，深感疲乏，
那一直以呜咽引得我的船轻柔地横摇的大海
向我涌起带有黄色吸盘并笼罩着阴影的浪花，
我像个跪在地上的女人一样目瞪口呆……

浮岛任那金黄色眼睛的乱叫乱嚷的鸟群的粪
与争吵纷纷散落在我的船上。
当溺水的人们穿过我脆弱的绳索下沉
而长眠，我竟然倒退着划船！

此刻我呀，我这被风暴打入不见鸟影的天空的船
消失在小海湾的乱发下，
汉萨同盟的帆船与低舷重炮舰
恐怕也救不起我这水中醉舟的骨架；

我自由而激动，从紫色的轻雾中一跃而上，
穿破像一道墙似的淡红色的空际，
给善良的诗人带来美味的果酱，
那阳光下的地衣与碧蓝色的鼻涕；

当那装有燃烧的漏斗的比海更蓝的天空
被七月用棍子打得纷纷坍倒之际，
我这发狂的滑雪板似的船，正由黑色的海马伴送，
带着闪电留下的新月形斑痕飞驰；

我颤抖起来，只听得五十里外
发情的怪兽与湍急的大旋涡正在呻吟
并无休无止地尾随着静止的碧海，
对设有古老的护墙的欧洲，我不禁涌起惋惜之情。

我竟看到了恒星的群岛！有些岛，
那极度兴奋的天空正向航行者开敞，
——啊，未来的活力，你无数金黄色的飞鸟

莫非就在这无底的黑夜中入眠与流亡?——

然而，我委实流过太多的眼泪！黎明真令人伤心，
每一道月光都叫人难受，每一道阳光都引起悲哀：
强烈的爱使我心头充满了令人陶醉的痴情。
啊，让我的龙骨炸成碎片！啊，让我投向大海！

假如我渴望欧洲的一片水塘，
那就是临近香气袭人的黄昏时分，让一个蹲下
而满怀忧愁的孩子放出像五月的蝴蝶一样
脆弱的纸船驶向阴沉而寒冷的水洼。

沉浸在你的忧郁中，啊，海潮，
我再也不能抹去运送棉花的人们远征的脚印，
再也不能体验旗帜与火焰的骄傲，
再也不能在囚船那令人恐怖的目光下航行。

五月的旗帜

在椴树的疏枝中，

猎人的一阵隐隐约约的号角声渐渐失去影踪。

但心灵的歌曲

却在醋栗丛中飞来飞去。

让我们的热血从我们的血管里发出笑声吧，

葡萄树交错在一起了。

天空像天使一样令人悦目赏心，

青天与碧海心心相印。

我出门了。只要有道光使我受伤，

我就会倒在苔藓上。

且由我忍耐吧，且由我惆怅吧，

这太简单了。别把我的痛苦当回事儿。

我倒希望悲剧性的夏天
把我捆在它那命运的马车上面。
啊，大自然，但愿我每每因你而受尽痛苦，
啊，不那么无能，也不那么孤独！
而那些恋人，真可笑，
却几乎因尘世而受尽煎熬。

我真希望这四季损害我的健康。
啊，大自然，我向你投降；
我又饿又渴。
请给我东西吃，给我水喝。
什么也不会使我抱任何幻想；
向双亲微笑，就意味着向太阳
笑逐颜开，可是我呀，我却不愿向任何人
露出笑容；且听凭自由带来这种厄运。

1872年5月

最高塔之歌

啊，无所事事的青春，
你已沦为一切的奴隶；
我竟因娇嫩
而失去我蓬勃的朝气。
啊！但愿心灵
充满爱的时候快快来临。

我心里思量：
算了吧，但愿我再也不与你相遇，
你就别指望
更高尚的乐趣。
但愿什么也阻止不了你的前进，
啊，庄严的退隐。

我忍了这么多工夫，
终于永远忘怀；
畏惧与痛苦
全给抛到九霄云外，
不健康的渴望
偏又害得我的才思黯然无光。

长起黑麦草
与乳香
并开满鲜花，只听到
无数肮脏的苍蝇像凶恶的熊蜂一样
嗡嗡叫的草地
就这样被忘记。

啊！如此可怜的灵魂的无限凄凉！
你竟只容
圣母的形象
永存于你的心中！

你可正在祈求
圣母马利亚的保佑？

啊，无所事事的青春，
你已沦为一切的奴隶；
我竟因娇嫩
而失去我蓬勃的朝气。
啊！但愿心灵
充满爱的时候快快来临！

1872年5月

永　恒

它又被发现了。
发现什么？——永恒。
这可是与太阳
共存的海洋。

啊，守候着的灵魂，
让我们低声
表示如此无能的黑夜
与火热的白昼的承认。

从人们的赞同
与公众的激动中，
那时你就脱出身

并任意飞腾。

仅仅因为你，
啊，燃烧中闪闪发光的火炭，
义务才不用别人苦苦等待
就表现出来。

那时没有希望，
也没有方向。
才能与毅力在一起，
痛苦就无可置疑。

它又被发现了。
发现什么？——永恒。
这可是与太阳
共存的海洋。

1872年5月

黄金时代

有个始终宛若
天使般的声音
——说这话的就是我——
在激切地说明原因：

这无数问题
错综复杂，
带来的其实
只是狂热与蠢话；

请意识到这如此优游、
如此快活的环行，
这只是水，只是油，

这就是你的家庭！

接着她唱起歌谣。
啊，如此优游，如此快活，
肉眼就能见到……
——我和她一起引吭高歌；——

请意识到这如此优游、
如此快活的环行：
这只是水，只是油，
这就是你的家庭！……

接着有个宛若
天使般的声音
——说这话的就是我——
在激切地说明原因：

请马上就唱，
好像气喘吁吁的姐妹一般，

请用德国腔，
但嗓音又热烈又饱满：

世界到处是罪恶；
这居然使你大吃一惊！
活下去吧，且任烈火
烧去阴暗的不幸。

啊！漂亮的桂殿兰宫！
你的生活多么光明！
你出自怎样的时代，
啊，我们伟大的弟兄
所固有的王侯的品性！……

我呀，我也发出歌声：
啊，无数的姐妹！
完全不为人知的人们！
请以腼腆的荣誉
萦绕在我的周围……

1872年6月

她可是埃及的舞女？

她可是埃及的舞女？……在蓝色的凌晨
她可会像纷纷凋零的鲜花一样轻生？……
面对壮丽的广阔视野，我依稀
感到这异常繁荣的都市正在喘息！

这太好了！这太好了！对海盗的歌谣
与渔妇来说这实在必不可少，
因为最后的假面具对纯洁的大海里
这黑夜的狂欢节依然深信不疑！

1872 年 7 月

请听四月里……

请听四月里
金合欢附近
豌豆的绿枝
正像鹿发情一样哀鸣！

透过轻雾，
面对月亮！
你看见从前圣徒的头颅
正在摇晃……

远离明亮的一片
华屋与海角，
那些亲爱的古人正企盼

那偷偷使用的春药……

然而这夜幕
所散发出来的雾气
既不来自星星，也不
来自瞻礼日！

然而他们恰恰依然，
——啊，西西里，德意志。
留在那暗淡
而凄凉的薄雾里！

幸 福

啊，季节！啊，宫殿！
怎样的灵魂才毫无缺点？

啊，季节！啊，宫殿！

我对幸福进行过神奇的探索，
这幸福没有一个人躲得过。

啊，每当高卢雄鸡①放声歌唱的时候，
这幸福就永垂不朽。

---

① 高卢雄鸡，法国的象征。

但我将再也不去渴望，
我的生命已归这幸福扶养。

啊，这魅力！它吸引住灵魂与肉体，
分散了一切精力。

你从我的话里听出了什么衷曲？
这魅力竟害得我的话逃之夭夭，飘然而去！

啊，季节！啊，宫殿！